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後學鹿水何鏗編校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



論報僕特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爍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  
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  
則恠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際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六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  
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  
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  
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  
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延歷而所平反者八事  
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  
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  
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  
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  
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  
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  
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為閹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  
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  
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  
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  
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

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  
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  
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  
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  
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  
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  
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  
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  
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

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  
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  
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  
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君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  
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  
所為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  
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  
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恠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此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

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銜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恠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恠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

巫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

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寶之車櫃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恠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何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聵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焉

蓋昔人題劉商觀奕圖圖其曰本由神韻家言其神韻也

成意自文集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  
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  
眈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  
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  
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杙木廟曹操像文後

杙木者象收之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  
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  
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

毋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  
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寇者  
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  
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  
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  
於身親為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  
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  
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誠意伯文集

卷七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  
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  
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  
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  
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  
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

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  
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  
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  
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  
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  
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  
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  
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  
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  
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

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螭蚘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

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

濁星妖暈皆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瘡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搗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隱為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聞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言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脰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追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規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

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取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

夫耕後復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天馬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春蠶為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况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地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為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

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為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為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脈其為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渡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為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

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後貌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并序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菜

高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賈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  
俯壕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締以藥場是蓋比如東鉞鏃  
若攢鎗蛇蟻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  
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  
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于其中墜  
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蟻蛄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  
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  
朋命徒左瞻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  
之腴索為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粟穰橙鄧橘李

梨黃鬱秦杏周漆柿桃李襖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績有瑟  
桂林苒穉吐芳醇秘木瓜榭棹諸蕒葛芴叢蔓輾轆彼孳此  
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  
以蜜克勤厥管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躰不充人  
皆子嗤子肩不憊東門子賈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疇耳貸力於  
人何日成乎不可以嘆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  
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  
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  
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  
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犍二鋤其  
萊蕪芟去與蕺拔其荻杜阜翳籜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  
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  
或耘或耔踈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美各隨其時羅之離

離檻之非非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  
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  
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咲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  
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  
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  
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  
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  
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

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罹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瘠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斁瘍也斁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芑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

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稔稔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寓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窩顧公為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棋者言

杭有賣粟者善藏棋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  
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  
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  
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  
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  
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泐泐乎干城之具也  
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  
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  
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  
大馬醉醇醲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  
察吾棋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  
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棋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  
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  
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  
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

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能躍九淵鳳翥高雲傳  
岩無版築之老磻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污卑翳蒼山澤沒齒何為頽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單刺鑽  
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鱮鱔瑣瑣  
雜以蝦蚶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荃而佩蒹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若之上飲石底之流

泉食葭下之織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  
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鷓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羣札植菰  
蔣于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  
趨權病于深谷之頽有憂讒畏譴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  
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  
寒飢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  
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

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  
搴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  
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  
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享問齒

卑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且揚  
卮載爵載伺齟齬鞞較有聲晝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  
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貽憐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跼跳而前  
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  
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為文浩漑

湯湯噴雲披風予僊弗能荅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  
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子弗子諱相彼  
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  
而築之庶其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瘠  
鍵腐樞摧闔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  
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  
老羅左執鞭右引蓐索縛一小鬼其狀蝮蝮蝮蝮赤首虺身  
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螭蛟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  
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螭蛟人齒女居弗齒曷依  
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蹯豹貍梅酢姜

辛青蚨味醎桂蠹冰蛆密唧蜂蚶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  
作酸鑽堅磷剛砭剥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  
椒鶴蝨湯漬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拔其朽殼投之瓦礫  
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䟽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膈弗  
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  
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悞淫用礪析女家以離予  
之輔車今當艾尔元殘尔軀剝殄滅尔種尔罪有餘螻蛄聞  
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嗷咿而言曰微生罔知寄  
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駮赤駟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  
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  
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  
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氏  
之庭矣是謂債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  
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  
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  
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螻蛄吟秋以為神龜外疆中  
乾奄為枯榴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  
度末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

先生之心憤憤恹恹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踪吉罔甄氣憑于  
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  
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  
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術  
吞藻襟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  
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  
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  
四而未嘗以之齧大肉截大截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飴之以  
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  
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  
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黶黠  
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甌形神枯瘁  
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澆爾冰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  
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  
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滯滯倏浮忽沉其來無  
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  
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恠而伺于其寢是

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蕭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姨姨肸肸歛歛若滅而沒  
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  
至靈維人游魂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  
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  
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  
物蛟蛟而前跽跽而却睢盱舔舔載載躡躡咻咻喟喟而致  
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賸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  
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

以為居廬盛霜雪凌冽無以為衣裳恒皚皚以儻儻恹恹惜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  
陽見而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  
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衙頓陶朱大  
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  
女不可根赴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癩疔  
疔載柔載纖矯施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賦喑鳴  
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得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願與之處我  
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



間嘗棄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未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諸所尚之鑿枘  
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聲  
欬委霍呬呬嘆緩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  
遲滯舉趾局促類乎若將覆之墻瘠乎若不食之鵠面蹙蹙  
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瘴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  
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  
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  
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齋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  
出妯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  
之去體也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

曰

漢洛先生蓬廬葺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拙天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駢駘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覺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境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隸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吝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者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附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

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口安于岩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睢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墻王良不彊駑駘以駮服而匠石不責樸楸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鴝鳩養雛蒼鷹搏鹿螻蝻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竈產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後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為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鶉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敝也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敝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

施而施之功必地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也  
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為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為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羸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為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為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為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祇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為之者何也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祇重其疑而已矣

###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

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彜不可  
民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  
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雀生鳩般祀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  
為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鮫鮫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  
下受於舜非受於鮫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鮫以治水  
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鮫天下之罪人也故  
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  
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鮫非也夫

鮫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鮫  
配天是天之殛鮫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違于舜又違于天天  
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  
也然則禹之於鮫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  
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  
湏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

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方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蹌治兮若遠而親歛往若來兮忽笑以顰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

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哀然啓櫝拂著囊沕而筮之遇困之爻其繇曰困于掄宄中有孤舉趾躡胡豎踵及顛其泣嬰如恣睢臙腴孔隙以窺如垢如脂予予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板載襍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弟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牖洞朗廓以虛陟釐兔頰有圖書蠶菹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菁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

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迩汝不可往耗儲侍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  
可陵溝湟深浚楸以荆重門擊柝鍾鼓旬片候謹肅列旗旌  
汝不可往搆妖獍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尔形嗟爾  
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梧梓櫟奉  
葦蔚菴被窪野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  
郭騎駁馬執汝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  
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温涼嘘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斃黃示土  
伯咸震恚艾殄尔種灰厥訛嗟尔窮鬼兮無潜于山岩礮石  
核立鍵関丘林陵麓產植蕃閔隔風氣限夷蛮領雲腹雨濡  
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蠱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  
嗟尔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  
魚塩蟹鰕奏鮮旨蛟鼉龜鼃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  
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尔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  
茫不見人曹曹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虚壅之不堙不甘不苦  
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網緼保全尔軀絕詬  
嗔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諭甌括父老文

告甌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  
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  
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貶有踏山涉水不  
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  
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  
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對暑嗟寒徒  
怨于天乘間造孽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州木禽獸率遏  
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驚  
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

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  
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  
父老心不逃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莫父老各體上  
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  
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  
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  
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讎况敢觸天子丞  
相怒乎大命不借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  
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速復無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  
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微丞相命也



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其於宗族親戚之誼自不與外戚同也

既慈乎人命不替天恩不辱君命

凶慚遠嗚人主于本朝對自以國士

昔實愚憚不此與人意而奮圖大業

今對世至憚且憚且夫味古之至而

意欲策其子孫變通其國以

父法以不獲則身用何術

父法喉里因與父法如無惡為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終

